



草药

■ 沐墨

春天是蛇出洞的季节,下地劳作难免遭遇险境。蛇总喜欢冷不丁地偷袭,人防不胜防。山子叔在水沟边被一条毒蛇咬伤,回家躺在床上不省人事。赤脚医生看他嘴唇发黑半字不语的样子,摇摇头,一阵叹息,便离开了。山子叔的伤口细小却红肿异常,有经验的老人从山上采来一种山草药,捣碎,敷于伤口。不到一个时辰山子叔就醒了,唇色和言语皆复如常,仿佛那草药积聚了天地的灵气,使蛇毒怯而止步消失殆尽。那年我6岁,第一次知道这种草药的名字:还魂草。

老人们的眼中,这是一种神药,驱邪解毒,消炎止血。它喜欢长在峭壁、沼泽或荆棘丛中,这给想要得到它的人们,设置了一道关于生死和智慧的悬念。即便十分不易,却总有人愿意闯试。草木的葳蕤和孤绝,观照和试验着人的心性。我想,九死还魂草之名的诞生并非出于偶然,透过这个名字,我似乎看到了居于丛林深处的祖先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背影。

还魂草被人发现的时间久远,且药用价值极高。我以为,单单这个名字,就可以引发太多的传说,但搜罗许久之,才发现在中国古代典籍里,它形单影只,神情寥落。作为药用价值极高的草药,即便《本草纲目》对它的描述,也仅简单两句,似有天机藏于其间,生怕泄露。“卷柏,豹足,象形也。万岁、长生,言其耐久也。”

一般草木不轻易动土外迁,容易枯死,但卷柏不一样,它天生爱“旅行”,四处为家。它在干旱时缩成圆球,随风滚动,遇到水,就伸开腰脚开始生长。缺水时,又重新出发。这是一个不羁的灵魂,它的内置与别人不同,具备超强抗体,时而浪漫,时而忧伤。

我注视着它,久了,发现它与文学的气质最为接近。诗人周梦蝶曾有一本诗集的名字叫《还魂草》,从禅、佛的境界去

解读,说的其实就是关于孤高绝寒的心灵地貌。“穿过我与非我,穿过十二月与十二月,在八千八百八十之上,你向绝处斟酌自己,斟酌和你一般浩瀚的翠色。”他早年历经妻子离散,颠沛流离,悲之极致,一生写诗读书,清贫自守,突破了常人之极限。他的一生,都在用生命维护自己的孤绝。其人其诗,一直为众多纯洁心灵所仰望。

周梦蝶的诗常至绝境,人格绝奇,不正如一株还魂草的写照吗?文人喜欢把生命看成是孤独的存在,这是一种静态的人生观。某种意义上说,还魂草就是一种境界,心性坚韧之孤和置死后生之绝,在最痛苦觉得活不下去的时候,“死”一回,便又坚持活下去了。

南北朝“山中宰相”陶弘景,早年寻访仙药,在《本草经集注》里也曾提过还魂草:生常山山谷石间。五月、七月采,阴干。今出近道。丛生石土上,细叶似柏,卷曲状如鸡足,青黄色。用之,去下近石有沙土处。

在那个避世求仙之风盛行的朝代,神仙和草药之间,草药是人们的首选。求仙为了长生,即便在当时,人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王充《论衡》提出了一个这样的观点: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还魂之名,不过是中医肇始时的一个期许。当人们认识到世上根本没有鬼神,动植物的精华,是延续人气血的所在,避世求仙便也渐渐成了一种养生的方式。

遗憾的是,其貌不扬、深藏不露的还魂草在中国古代文学里的身影稀疏。中药语词汇素来颇具诗意,照理说还魂草不仅诗意盎然,还带有几分神秘感。可是,就连曾经种药卖药的杜甫,也不曾注意过它。

也许,在敬天地鬼神的年代,还魂

草是一种禁忌,非到不得已,没人愿意向这个负性的结果靠拢。总而言之,它以还魂之名存世,注定是不凡的,多少挟带原始的野性和神秘的冒险精神。它因叶状如柏,故名卷柏。古诗呼它“阴卷柏”,其实它喜阴,也不惧阳,潮旱自适。它消炎抗癌,治风痛,驱邪毒,其声名和药效虽不能完全画上等号,但也确是神奇,我6岁时就见识过了。

至于它的传说,我只读过一段,故事大概是这么写的:遗落凡间的药神之子,为了回到药神之界,在凡间苦练千年,最终练就一身“还魂”的本领。药神之子死后,化为一草,其名还魂。但凡美好的事物,总是要以性命相许。

从乡村移居城市,住在连一只蚊子都不见踪迹的高楼,寂寞如同植物般幽暗生长。当旧疾发作,身体失去草木的灵气,人似乎也失去了自愈的能力。居于高楼,离地面太远,水土缺位,肝火过旺,药铺没有一款适宜的中成药,可以医治此类心灵的溃瘍。这是一种远比蛇毒更持久,更煎熬的隐疾,它会导致人体内流火乱窜,气候失序,阴阳反转。

我不得不回到乡下去,在洁净的空气里寻求一种自然的放疗。老人告诉我,云深之处,石缝之间,寻一寻,也许解药就有了。而后,我冒着大雨寻觅,在险些不住的崖边,我发现了它,突然感觉到它的神力。它是那么微小,全然不顾水分来否,奋力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像一种命运的预言,在颓死的暗处转向生机。

我将它连根带土挖回来,村里老人通晓草药的智慧,到我这一代早已失传。在不懂得如何用它入药的情况下,我自然也不敢轻举妄动。我就那样看着它,觉得美好,觉得心静,觉得它在无形之中传给了我神力。于是,我把它抱回城里,放在我居住的高楼上。

还魂草进城的日子,正值新冠疫情肆虐的时期。身体的一种疾病,引发了

诸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问题,也照见人类面对灾难时的惊恐、悲伤、忧疑和焦虑。2020清明的时候,我的一个挚友,因抑郁成疾终结了自己的生命。那个春天,新冠病毒的阴霾笼罩在我的头顶,因还魂草的到来,稍稍放晴的心情,面对一个生命的溘然长逝,我的天空又转为了雨天。

由于疫情的持续,我在楼上幽居数月,还魂草在我专门为它开拓的池子里长势极好。从刚回来时一株变成了5株,翠色一片。就在池子不远处的书房,还放着几张挚友的合影,一切好像从没发生过。还魂草无言地伸展着。可是,春天的湿气,让我的身体感觉越来越沉重。

那时,我常盯着深邃的夜,想着,如果还魂草真能应验就好了。我在黑暗中与它对视,它微微卷起墨绿的身形,如一刻凝固的时钟,似乎在等着什么人。

谁也不知死亡在何处等着我们,而我们必须活得像一株还魂草,枯时蜷身即走,随风吹到天涯。蒙田说,学会死亡的人便忘记了奴役。但是,活着本身就是被奴役,即便自由行走,九死一生,身仍为心役,又或者心为身役。

一年后,还魂草爬满池子。四月的一个傍晚,我突然闻到了它的幽香,窗外月明星稀。那一刻,我刚从一场支原体肺炎中走出来。经过长达两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的浸润,我整个身体乃至头发,也发散着类似于还魂草的香气。后来医生告诉我,那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抗生素,确有芳香,并非幻觉。

当疾病的重量离开了我的胸口,我感觉到心肺的通透,仿佛光源都打开了,再也无惧于黑暗。

阳光一遍遍冲刷着楼房的外墙,如果干旱即将来临,我就是那株还魂草,会紧抱自己的沉默,在休眠之后用力地生活。任凭时光如何割伤我,总有一株还魂草的空间,供我修复放疗。



安居图

杨夕作

瀛湖

第1285期

光

■ 左右

每个人心中有光,眼中有光,那生活才有光。给理想一盏灯,便是命运的转折。给无助者一道光,就是生活的希望。光来自哪里?它可以是一句话,可以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也可以是一封信,一个拍肩的动作。

生活处处都有光,我们都是捕光者。小时候,夏天河里游泳回来,发了高烧,妈妈背着我去乡村诊所打退烧针,结果药物中毒了,我失去了听力。

那时对生活特别迷茫。父母的责怪,姐妹的冷言冷语,邻里的嘲笑,同伴的排挤……使我对生活失去了兴趣,每天无精打采,在恐惧与无助中度过。害怕与人交流,害怕走出这个村子,把自己封闭在以家为中心的小圈子里。每天除了吃饭需要出门,所有的时间里,我都躲在屋顶上的小屋子里,看连环画和小人书,发呆,堆积木,写日记,睡懒觉。爸妈也放弃了对我的期盼(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任我自生自灭,甚至给我想好了以后的出路,要么买十几只羊,让我放;要么让我跟着奶奶一起种地,混口饭吃。

为了躲避爸妈给我安排的农活,我吃过早饭,就开始不断变换看书的地方,一躲就是一整天,直到天黑回来,饿着肚子忍着去锅里找吃的。有时会给我留晚饭,有时什么也没给我留。倒是大姐很心疼我,经常偷偷把好吃的藏起来给我分一半,让我躲在被窝里吃。大姐善良的举动,无疑给我心中打开了第一道生活的光,可惜那道光,缝隙太小了。

直到有一天,村里的私塾先生朱老师,路过我家,对爸妈说,盼盼这娃写字写得好。盼盼是我的小名,我不知道我在屋顶偷偷写的字,怎么跑到老师手里去了(这些都是读四年级的

二姐告诉我的)。虽然老师和爸妈的谈话内容我听不清,但是我能从他们的表情、动作上判断,尤其是我妈喜极而泣的表情上,我看见了更深的光、更大的缝隙,被眼前的朱老师给打开了。

过了几天,爸妈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他们问我:你愿意去学堂读书吗?

他们怕我听不懂,爸爸拿出纸笔,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你愿意去学堂读书吗?私塾先生夸你写字写得好,说你写的作文,比其他孩子写得都好。

看见这些话,我一时不知所措。但我的内心像有一座火山要爆发一般,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了转折。

小时候,虽然失去了听力和言语能力,但是我对事物的领悟力,一直比同龄孩子还要好。那个时候我就认为,读书比放羊、种地强,至少读书可以认识更多的字,看更多的书,不用再整天担心被抓去干农活了。

后来长大后才知道,其实私塾先生夸过我的字,也没夸过我的作文,一切都是二姐的恶作剧,而爸妈让我去读书只不过是阴阳差错,他们要出远门去打工了,怕没时间管我,抱着让我进学堂的心态,没想到后来成就了:年底的时候他们回来了,一看我的成绩单,全班第三名,他们不敢相信一个听不见不能说话的孩子,学习能学到这种水平。

爸妈也燃起了生活的希望,我也燃起了奋斗的火焰。

人生有多少阴阳差错呢,又有多少事情看似无意,却照亮了很多人的一生。

我非常高兴自己在那时捕到了我的那道光,那道属于我的光,是它,陪伴我一路走到今天,让我步入写作的辉煌。

与王家坪一位姓杨的村妇有关

她曾在稻花飘香的月圆之夜向死而生,出版了孕育的作品月生,是不识字母亲的起给孩子的乳名

而今,母亲其实并未离开每一次月圆都伴随着她幸福的阵痛

秋月,23度

■ 潘斗应

秋,救了我。这是真的下班吃过晚饭后,秋月为我疗伤这也是真的有时,她从窗口走进我的宿舍有时我从宿舍走出去,去她那儿求一剂清凉贴

人间有一个偌大的露天剧场挥汗如雨的露天电影我是被烈日摆在钢筋混凝土上烧伤的整个夏天的故事因虚脱而无力讲述那时,我多么希望有一轮太阳是25度有一轮月亮是23度太阳发着慈悲为怀的光月亮有一副怜悯的心肠

一棵枯萎的小草在秋夜复苏我看秋月的眼神总是带着感恩秋月看我的眼神大概在23度左右吧清澈、怜悯、柔情似有露珠一样的晶莹滴落草丛

蓝月光

■ 姜华

今夜孤独的人,都穿上了蓝色外衣,他们和我一样拥有蓝色的忧伤。一只萤火虫提灯在夜色中行走,那些在阴影里鸣叫的夜乌和昆虫,在为谁祈祷,或歌唱过往的风在窃窃私语不知道它们在议论天上的爱情,还是人间的烟火那些从树叶和草尖上滑落的泪水,圆了又缺缺了还圆大地的骨头,在月光下裸露出来隐忍、从容,发出蓝色锋芒今夜我只是一枚佛经里遗落的石子让风雨敲打一万年后被随手摆放在时光轮回的路旁

窗外,刮着风,春天的风。玩耍归来的孩子说:“妈妈,这风好大呀,推着我回家!”看着他一边说一边示范的可爱模样,我仿佛回到幼时的风中,一大群年龄相仿的男孩女孩顶着风,兴高采烈地踢足球抢沙包……

清脆的风铃音忽远忽近,随着各种姿态的风幻化出多彩的音乐,“当当”敲击着钟点昭告人们赶快入眠,“梆梆”铁皮雨篷拱起又落下,“呼呼”兽类的喘息悠远绵长,“呵呵”孩童酣睡中的甜蜜,“呜呜”梦中的孩童轻轻啜泣,“嗷嗷”年轻的妈妈哄着孩童安静的入睡……

这些风的舞蹈,风的游戏,在春天歌唱,由不得人思潮澎湃。它哼唱着童年的歌谣,一路摇着架起青春的风帆,像风一样自由的遨游,忽而山重水复,在中年的风口浪尖上搏击,而后跌下风卷起的波浪里,只等着年老的时光,在风摇起的树叶里,一袭白衣随风舞动,一把蒲扇看星光莹火。

风有着顽劣的脾性,童年时盼望风带着风筝飞向高远的天空,年少时喜欢在起风的夜晚看树叶落花随风卷起,而成年后却依着情绪欢喜忧虑,快乐时期待风吹起桃花雨,我屹立其中恍若仙女,挥袖起舞,弹曲吟唱,忧伤时怨恨风吹落了衣裳,搅乱了母亲的午睡,吹凉了幼儿,吹落屋檐的风铃,断了冥思的弦。

起风时,喜欢站在阳台,看落地的窗帘风情万种,看对面的人家慌乱地收衣服,看远山那些左右摇摆的树,看山脚下的田地里手舞足蹈的假人,看风带给整个天地整个世界或昏暗或耳目一新的干净,思绪也随风舞蹈,飘到故乡老屋的院落。老榆树发出了新芽,断壁残垣里吹进了各种五颜六色的杂物,新鲜的腐烂的树叶,连同春天的野花野草的气息,忽远忽近,穿过千山万水洩渡而行。

风,春天的风,心灵的使者。我在风里徜徉,桃花、梨花、杏花,迎春花,洒着花泪翩翩起舞,轻盈婉约如古典的霓裳羽衣舞,摩登时尚如现代的街头迪斯科,也昂扬雄壮如安塞腰鼓,娇羞如秧歌花鼓,冷不丁舞出秦腔的高亢,柔媚的黄梅小调……

风,温柔的风,春天里唤醒熟睡生灵的手,抚过山,抚过水,让浅浅的绿漫过山林,漫过平原,撑起鸟儿的翅膀,吹醒各色花的梦,掠过江河湖泊溪流,让睡着的鱼儿,跳起水中芭蕾。

风,激昂的风,春天里昭示农耕播种的音响,呜咽着,怒吼着,甩出铿锵有力的歌喉,号召休闲一冬的农人,扛着锄头走向田间地头,来到林间荒地,播种施肥,开垦希望的春天。

风,美丽的风,春天里小孩儿胖嘟嘟小手上的风车摇着摇着姗姗学步,姑娘们身上闪闪的饰物、脐际飘散的丝巾,小伙儿摩托、小车的风驰电掣,少妇思念外出务工人儿的日历翻飞,大娘大婶炕头灶间的炊烟乱窜,老人们蹲守晒暖阳的墙头芦苇絮摇,一绺缕风掀起长长的思念,也升起幸福的期待。

风,春天的风,雅致、含蓄,充满儒家的风味,在文人墨客人的笔下,“春风送暖入屠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春风又绿江南岸”,“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风,这自然之物褒贬不一,被无限引中,冠以学风、政风、作风,戴上政治的头衔。赠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之四风,可昏天地、醉人寰,使拍马溜须者听风就是雨,送贪官坏蛋锒铛入狱,可春风化雨感动人心,使“学雷锋见行动”“春风行动”“科技文化三下乡”遍及城乡,亦可扬正气之旗,促和谐之社会,发人深省,使人振奋,创造安康盛世。

赞美风,尤其赞美春风。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昭示和谐,春天呼唤正气,春天向往着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春天更需要纯净的风气,吹去“四风”之尘埃,吹出一片干净的天地,吹出老百姓真心拥护的清明盛世。

我的家在化龙山下

■ 蔡森

秦头楚尾好风光天然氧吧任徜徉绿野山珍多奇葩云海飞瀑谁不夸啊!那正是我的家乡在那美丽的化龙山下

蓝天哟,白云哟别人都叫你小神农架林海哟,草甸哟

谁人不说风景如诗如画啊!那正是我的家乡在那神奇的化龙山下

青山披覆草连天雾锁龙盘绕云端珙桐水杉藏林间珍禽飞鸣谁不羨啊!那正是我的家乡在那峻拔的化龙山下

化龙山的传说

■ 袁驰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条蟒蛇山中修炼偶遇遇神仙,被仙人指点巨蟒得道化身成龙,化作化龙山

日子过了一年一年这条巨龙山中盘旋山化作龙脉,水化作龙泉恩泽众生潜龙在渊,守护着家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龙一蛇在山中,或隐或显一山一水一世界,仙道有缘

山,有多高,飞龙在天水,有多深,潜龙在渊化身成龙此山中,雾锁龙盘人在山边就是仙等你来结缘!

一山一水一世界,等你来结缘!

爱在化龙山

■ 彭泽军

清溪幽谷、山水精华,这是美丽集合的一幅画。寻觅诗意的远方,何必走天涯,千里画卷写满了真情无限。

巨石奇峰、天地造化,这是锦绣汇集的一处家。追问英雄和传奇,何必读神话,千年楚汉深深地从容回答。

我爱这里四季不谢的花,我爱这里七彩斑斓的霞。爱在化龙山,心灵的表达,就让我爱在这里潇潇洒洒。

我爱这里鬼斧神工的崖,我爱这里万丈绝壁的峡。爱在化龙山,意气的勃发,就让我爱在这里洋洋洒洒。

给我一座化龙山

■ 王丽琴

给我千年古道,让我追寻秦风汉韵的悠久。给我一缕薄雾,让我去天上人家云游。

给我千里红叶,让我书写诗情画意的锦绣。给我一缕阳光,让我去林海草甸行走。

啊!给我一座化龙山,让我拥有苍翠松柏的清幽;

啊!给我一座化龙山,让我静思过往春秋、潇洒的灵秀。

啊!给我一座化龙山,让我拥有连绵峰峦的雄厚;啊!给我一座化龙山,让我远望璀璨星斗、俊逸的风流。

啊!给我一座化龙山,让我拥有苍翠松柏的清幽;



叙旧

■ 吕付平

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古老的节气里储存着农历的常识和乡村的奥秘那些熟悉的口音和亲切的场景属于山野、草木属于和土地不离不弃的农人

多少次梦里回乡沉浸于时空穿越的奇幻之旅在家乡的土地上和草木庄稼促膝而谈当年处处积虑逃离的场所所在岁月的长河中反转逆流变成梦里的向往之地

梦,止于候鸟的长鸣,止于朝九晚五的庸常轮回秋风掠过山冈,落日拉长高楼的身影思乡人已习惯手抚鬓发静看黄叶纷纷从枝头跃下——看火焰又一次拥抱了泥土

月光辞

■ 玩偶

“有什么分别?”无端响起的喃喃

王家坪的月亮

■ 王苏平

月亮是公共的像地球村所有生物月色之美,属于李白、苏轼也属于贝多芬、里克尔……

多年来,我却一直视她为私有无论东南西北,寄身于何处我仰见的月亮,都是王家坪月亮这固执持续的偏见